



简牍中探法史 对话中叙人权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法学家刘海年



人物素描

刘海年，1936年4月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人权研究主要代表人、开拓者，也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重要建设者之一。

他1950年投身军旅，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此后六十余年间，他的学术足迹横跨两大领域：一是在简牍和传世典籍中梳理中华法系的千年文脉，从云梦秦简到清华简，从《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到《战国秦汉法制管窥》，以简牍为舟，溯法律文明之源；二是以学者身份投身人权理论研究，率团完成中国首次对西方国家的人权学术考察，在国际对话中敢于亮剑，以有理有力有节的论辩捍卫国家尊严。

2019年荣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如今90岁高龄的他，拐杖不离手却依旧躬身于出土简牍的研究前沿，校勘不辍，完成了经典著作的再版校定。



1953年，青年时代的刘海年。

破冰亮剑，万里重洋论人权

如果说法律史研究是刘海年在“故纸堆”里为中华法系寻根，那么人权理论研究，则是他在国际政治的“激流险滩”中为新中国法治亮剑。

时间拨回到1990年。这一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多页的年度“国际人权报告”，其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大幅歪曲与抨击。一些西方国家也借此在贸易、国际交流等诸多领域对我国施加沉重压力。

为了有力回击这种打着人权幌子以双重标准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1991年3月，中央关于“人权问题”的批示传达，要进行研究”的批示传达。奉命担任人权理论研究的法学研究所立即成立了由20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专项课题组，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刘海年成为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

“这项理论任务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相当困难。”刘海年回忆道，如何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科学阐释人权的概念与内涵？如何从法律体系的宏观角度出发，为国家完善法律，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这一切，都需要刘海年和课题组成员摸索前行。

讲。他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脉络说到现实法治，从生存权、发展权的制度保障谈到文化多元的客观现实，有理、有力、有节，将对方的傲慢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

“后来在晚宴的时候，被刘海年先生严厉批驳的这位官员，向刘海年老师作了道歉。”胡云腾说，“他是敢于斗争、敢于亮剑的，把我们的故事讲好，把我们的不足坦陈，同时敢于批驳有意攻击我们的人。”

经刘海年等一代人权学者的不懈推动与理论构筑，新中国的人权理论体系渐趋完善。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从“民为贵”到“人民至上”，凝聚着法学前辈的心血，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对人权的尊重从未缺席。



2014年，刘海年（第一排左二）在英国会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第一排右二）。

法学大先生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赵颖
□ 本报见习记者 胡建霞

缙连考辨，千年竹简证法脉

1975年的冬天，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考古现场传出，1000多枚秦代竹简，在沉睡了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彼时，正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劳动的刘海年得到通知，他被抽调参与国家文物局组建的云梦秦简整理小组。

在此之前，刘海年被迫中断学术研究已有10年。来到秦简整理现场，面对那一枚枚略显斑驳、写满秦隶的竹筒时，这位黄河流域走出来的学者，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生命呼唤。

“那个时候非常想干事，夜里加班，拿个馒头往火盆的铁圈上一搁，烤熟了吃一吃，就算一餐。那时夜以继日地干工作。”回忆起四十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刘海年的眼神中闪烁着少有的动容。刘海年与小组成员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仅用1年多的时间，云梦秦简便整理完成。

作为整理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刘海年说，参与缙连的过程中，这些竹简上的律令不再是冰冷的规则，他看到的是先秦对秩序最朴素的追求。他敏锐地发现，在两千年前的战国和秦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高度完善的刑事证据体系和吏治思想。

例如，在秦简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记录中，明确规定了“能得人情为上，恐吓就是失败”的原则。严禁主审官员通过恐吓、鞭笞等手段强行逼供，而主张通过认真质询、核对事实获取证据。若犯罪嫌疑人反复更改口供、百般狡辩，依照法律，可以笞打，但必须在记录案情的“爰书”（供词）中，注明该口供是经过笞打后获得的。

“我们国家两千年以前的制度，达到这么完善，在世界上是了不得的。”这些闪烁着东方智慧的法律条文，给时年30多岁的刘海年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撼。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围绕这一学术富矿接连深耕，公开发表了《秦律刑罪考析》《秦律刑罪适用原则》等一系列在法学界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论文。他从刑法、治安、官制、身份、诉讼以及经济等多个维度，系统、全面、客观地论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法制发展的基本轮廓，阐明秦汉“士伍”法律地位与治吏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马小红表示：“刘老师的云梦秦简研究在整个法律史学界可以说有很多不刊之论，到现在无论是讲课、教材，还是我们写论文都会引用。”

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在2006年结集为《战国秦汉法制管窥》一书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认为，刘海年先生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先秦法制中提出独特的法律见解，形成成果率先发表，甚至能够纠正典籍当

义无反顾，六十春秋铸法魂

刘海年的担当，不仅体现在他为国家学术研究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更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风与奖掖后学的奉献精神。

在法学所同事和学生的眼中，刘海年的学术风范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无论是一篇数万字的重要学术报告，还是日常琐碎的行政科班管理，刘海年都恪尽职守，力求做到尽善尽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成员李均明提起刘海年，语气里充满了敬佩：“一旦国家需要他做的事情，他就义无反顾地去做，而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而这种“义无反顾”的使命感，深植于刘海年先生年少时的特殊经历。

1936年，刘海年出生于河南唐河的一个普通家庭。次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小的时候，从没上学到上学这一阶段，都是生活在日本侵略者国家的这个恐怖氛围当中。”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里，饥饿、轰炸与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这种国家积贫积弱、民族惨遭凌辱的切肤之痛，让“抗日救亡”和对“人作为人的尊严”的渴望，成为了他生命中最早的思想启蒙。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年代，学唱《满江红》和《黄河谣》是少时刘海年最大的精神慰藉。那些铿锵的旋律，在他心中种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1950年1月，年仅13岁的刘海年奔赴武汉，参加了青年文工团少年艺术团，随后被调入部队服役。

在部队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宣传员、秘书以及军事法院的书记，其间因表现优异荣立两次三等功，还参与编写了军队战史。这段军旅熔炉的锻造，不仅赋予了他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军人性格，也让他深深体会到提高文化水平与法治建设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意义。1957年，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刘海年作出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选择——考大学。

同年9月，刘海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修读法学。本科毕业后被选入研究生班继续深造。他的导师是后来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

初心不改，九旬皓首续华章

如今90岁高龄的刘海年先生，在寻常的散步中，拐杖已经不能离手。可在他的生活中，你看不出暮气沉沉的倦怠，反而随处可见一种属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极度自律与率真。

在日常生活中，他尽可能保持着生活自理能力，不愿意过多给他人添麻烦。“尽可能保持自理能力，依赖要比较早的话，是人能力的欠缺。”在食堂用餐时，他会清晰地对工作人员交代：“我就要这个米饭，单点，不要饮料。米饭要三分之二，一定不要给多了，昨天就给多了。”节俭、简单、清爽，这是融入他骨子里的军人作风。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真性情：“我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

退休后的刘海年回到了他学术梦开始的地方。在堆满书籍的狭窄书房里，他重拾对简牍的无限热爱，继续在泛黄的故纸堆中探寻法治文明的脉络。

就在不久前，90岁高龄的刘海年先生刚刚完成了大型珍稀法律史料集——《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再版主编的校定工作。

这部耗费了他和合作者杨一凡等学者10余年心血的浩大工程，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资料搜集困难，终于在1994年成功推出第一版。该书一经面世，就被公认为近年来中华法史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并在199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最高荣誉奖。

除了完成旧著的再版校定，这位老先生的学术目光依然敏锐地紧盯着法学研究的最前沿。“清华简的发现，对于咱们国家思想、制度、历史渊源，就能够更清晰一些。”面对这些新出土的简帛资料，他每天依然花大量的时间进行研读，在这些秦律汉章的经纬之中，继续勾勒着中华法系最初的轮廓。

正如胡云腾所评价的那样：“他60年初心不改，虽然这期间接受中央的任务去了干其他工作，但是现在仍然在重估当年的专业。他是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的大家、名家，是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一位学者。”

从云梦竹简的千年尘埃，到全球人权讲坛的唇枪舌剑；从“民为贵”到“人民至上”，刘海年先生用一个多甲子的学术生涯，深刻诠释了法治从来都不是沉睡在历史迷雾之中的冰冷条文，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薪火相传的文明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供图



1991年，刘海年（右二）到美国访问交流。



1992年，刘海年（中）与印度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巴苏先生交流。



1992年，刘海年在新加坡参观监狱。



1998年，刘海年作学术研讨会报告。



请扫描观看纪录片《法学大先生 刘海年》



朝大山深处挺进

——湖北宣恩一名公安民警白水河抗洪救援手记

第三眼

□ 温锋 文/图

闻令疾行，山道断联见灾情

2026年5月18日，我做了一个平平凡凡的民警，写过很多次“逆行”。敲在公文里，它是四个平仄的叠韵词；可这一天，我才真

正懂了——逆行，是脚下打滑的泥坡，是嗓子喊哑了还得喊，是明知山里有危险，腿却不听使唤地往里迈。

上午11点12分，接宣恩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要我作为后续增援力量之一，立即准备物资装车，带队赶往沙道沟。

宣恩县的沙道沟与鹤峰县、来凤县及湖南龙山等地相邻。从县城出发，走高速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到沙道沟集镇；从集镇再往受灾中心的白水河村走，还得跑近两个小时山路。下午2点，我和战友紧急出发。

两个白水河村的路上，沿山道尽是倒地的通信杆，光



图① 救援力量转移被困群众。

缆索落在路面，抢修人员用大石头把光缆压在道路两侧，车辆就从光缆上碾过去，河岸边横着被洪水剥去树皮的光秃树干。

下午5点多，快到白水河村时，车队与对面出山的车会合，路窄，错不开。一名浑身湿透的民警来回跑动指挥车辆。走近了，我才认出他是沙道沟派出所副所长罗海波。

我们摇下车窗和他打招呼，这才知道，他从18日凌晨到现在一直钉在救援一线。直到我们这几批支援力量陆续抵达，他才准备回所里吃口饭、歇一歇。可看见路上交通受阻，他又停下来，继续一辆一辆指挥，确保救援通道畅通。

听他说话，明显声音发飘，疲惫极了，人还硬挺着。趁着会车的间隙，我赶紧告诉他，他妻子曾焦急地打电话到所里打听他的下落。他愣了一下，下意识摸出手机看了看——屏幕是黑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又转身挥动手臂引导车辆。

我们不能长时间占道，继续往前。

负重徒步，肩扛粮水送急需

车队抵达离白水河村大约8公里的药铺村委会。这里已集结公安、消防、武警，还有应急、电力、通信等各方力量。

再往前，路断了。我们把县局临时筹措的矿泉水、泡面、零食背上肩，徒步进村——里面的人已经一天没吃饭。

走在淤泥和碎石间，迎面碰上了正往外撤的李华，他是局机关第一批支援力量，从白水河村深处徒步1个多小时走出，湿透的身上还往下滴水。我掏出面包和水，他接过去。

快速咬了几口，迫不及待说起里面的灾情。这时，几名转移的村民背着一位老人，艰难地走来。李华把嘴里一口面包咽下去，几步迎上前：“老人家，您们要不要帮忙？”

“不要得，不要得！”老乡们连连摆手，“您们都累了一夜一天了，我们都看得到！我们轮流背老人，奈得活（当地方言，意为承受得住）！”淳朴的乡音，坚韧的步伐，让人动容。

一辆中国联通的应急救援车驶到我们身边。车窗摇下，后排挤着第一批前往支援的长潭河派出所教导员朱彬和另外两名辅警，他们正准备搭这辆车下撤。看到村民背着老人走得艰难，三人二话没说让出位置，把老乡们扶上了车。

目送车走远，朱彬松了口气，笑着朝我们伸出手：“快把吃的拿出来，饿了！”我们才回过神来。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又疼又愧——来晚了。

深夜问讯，十八小时不眠的救援者

晚上22点，我们才从白水河村回到沙道沟派出所。职责所在，我必须向罗海波了解情况。敲门，没人应。推门进去，开灯，一直走到床边，他毫无察觉，仍呼呼大睡。

不忍心喊他，可又不得不喊。我轻轻把他拍醒，先道了歉，再说明来意。他坐起身来，开始跟我讲从凌晨到傍晚所经历的一切。

18日凌晨2时，罗海波带领辅警刘冒雨到白水河



图③ 增援民警处理地面散落的电缆。